③结说

**若于此等教义执为谛实而追随，或者虽非如此，然以邪禀性认为佛的语、上师的教及智者的论，无论何者都不真实，有这样的狐疑，或者作诸增益损减，一切皆是邪见。**

这里邪见有两个方面：一、对邪教教义的执持；二、对正教教义的怀疑和增损。

一、对邪教教义的执持

**“于此等教义执为谛实而追随”。**

“此等”，指上面说到的邪宗所说的无因果、常断等的教义，心里认为谛实不虚而随转的话，见已经偏邪了，心中有一种决定，那这个就是邪见。

比如，对于一类自然生的断见论，假如执它为谛实，然后跟着它转，那就算是生了邪见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种教派的主义，它的中心思想是如此，见解是如此。假使在受过熏习以后，心里就执它“这是一个真理，这是诚谛不虚的”，那当然就产生了一个断定的见。就程度来说，是以决定为见，已经在见上这样定了，就像世人说的，已经出现成见了，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见解就要支配他的行为了。

也就是，既然是无因、自然的，还有什么创造未来？因为他感觉没有什么因去生出未来的果，那他就不会积极地去修因。再说，他也不知道现在的苦都是由过去的恶业来的，如果继续造这些恶，还会导致未来的各种苦果，所以业上也不作忏悔，也不作防护。就像这样，在整个世间的三世心识之流上面，有一种非常偏邪的看法。那么这样持了邪见以后，在行为上对于断恶修善、求解脱等等，就全部都关闭了。

或者，认为也没有什么善和罪，杀盗淫妄没关系的，利用各种手段来谋求私欲也是没有关系的，这样他的心就放纵，肆意造恶。那么就享乐而言，那当然性可以开放，一切都可以随意地享用等等，这样就是放纵贪欲。或者说，见到不高兴的就可以杀，杀了也没关系，杀多少人都可以用来作祭祀，或者泄自己的私愤等等，那么这样就会放纵嗔恚，等等。就像这样，认为放纵烦恼无罪，因此行为合理，这样就能支持一切的颠倒恶行。

再者，假使对于常方面执取为真实，然后随之而转入，那就是出了常的邪见。比如，认为的确有个神我，虽然肉体终归灭亡，但神我始终常存；或者经由一种修炼之后，这个神我将脱出而得到永生等等。诸如此类，如果执它为诚谛，就进入到邪见里了。常见的后果，当然也是无法得解脱了。因为解脱是由明知四谛而来的，既然不承许无我，那也不知道一切烦恼的根源是我执，而我执只是一个妄执。由于他一直执著神我的见，没有办法去掉萨迦耶见这个生死的根，因此毕竟不得解脱。

以上在断常二见、无因果见，这些上面举了一些例子，实际上，大大小小有各类的邪见。只要是对于万法不正确的知见，就像偏斜的眼睛看到的不是真相那样，又好像有问题的眼睛就看成有问题那样，这一类的立论不符合实相，如果执取为真实，那当然就产生了邪的见解。

二、对正教教义的怀疑和增损

第二类，首先，是对于正教的教义产生怀疑，这也是见解上偏邪，这也有重有轻。论中说的是很重的邪见状况，就是对于凡是佛的圣言、上师的教言、智者的论典，这三种所摄的正教的范畴，认为这个不正确吧、这个不真实吧。由于宿世的禀性，就会产生这样的邪见状况。

对此，我们要认识怀疑的阴性和阳性的情况，而且落实到我们自身上有轻微等程度的状况，也要知道防微杜渐。假使这些出来的苗头没有杜绝，它也会逐渐扩展，以至于对佛经、上师教、菩萨论等发生很多阴性的狐疑，那都是恶业。

这里所讲到的佛语、上师教和智者论，都是代表真理的言说，从世俗和胜义二谛所摄的各种范畴上，以能诠的文字、语言，要去说明那个真相，比如会说因果、说四谛、说无我、说佛性等等的方面。那么这些说的当然都是真相，但是由于前世曾经跟随邪师，熏习邪教，在心里落下了很多的邪种子，现在一遇到说正法、说真理的时候，他以一种邪的禀性，自然就会怀疑，说“不会是这样吧，他说的这个是吓唬人的”等等。这样就是阴性的怀疑，是黑色的，偏向于颠覆真实的方面，心的状态也是邪的，看法也是邪的。他的倾向性是对于真理认识的一种消极状态，偏向于阴性的狐疑，这一类就是邪见。就像一般社会上的人，也没有宗教信仰，他对于佛教里面所说的这些经论、上师教言，就想“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吧，只是一种说教”，就像这样，当然是一种很重的邪见的状态。

所谓“阳性的疑”，就是在面对各种真理的言教时，他是往积极方面走的。当然，还没有断疑根的时候，自己心里不是了然的、确定的：“应该是这样吧，但是我还是搞不清楚，这一点还没有搞明白，还没有确认”，但是他是阳性的。比如告诉他这样行善就会得很大利益。他就说“那是佛说的、上师说的，是智者的论，可能是这样吧，但是我还是有点搞不清”，那么这样子就是阳性的，因为他是倾向积极方面的，他还是肯往积极上走，还是想通过自己去思惟等的方法，来达成对它的正确认识。那么作为一个学者，在最初阶段当然会有很多的疑，大大小小的，但都是积极的状态，是阳性的疑。他不会一听到什么，就说“不是这样的”，比如一听到因果就说“这个是吓唬人的，哪里会有这样的事，可能不是吧！”那么这样就是阴性的。他一听到“诸法无我”等等，就想“这么看起来可能会是这样的”，那么这就是阳性的。

这里也要知道，我们从小开始读书，熏习世间的邪论很多，而这些都是相似说法，看起来似乎非常地正确，是真理。比如，认为“没有什么善恶因果吧，一切都是自在的，可以随意的，都可以的，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恶，遭到那么大果报，这个是不可能的”，诸如此类，都熏染了或轻或重的很多邪见的习气等等，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善加观察。

再者，对真实的教法产生增损两方面的诽谤之心。比如本来有佛说没佛，是空性说不是空性等等，这些就是对于真理的一种邪见的状态。“增益”，就是没有的说有，少的说多等等，增加出来的。“损减”，就是有的说没有，多的说少等等，作了削减或损减。这么两种当然不是如实的看法，这个知见是有问题的，像这样大大小小的都属于邪见。

十恶业中的重业

分二：一、略说；二、广说

一、略说

**如是十不善业中，以杀生和邪见这二者罪业极大，如颂所云：“杀生之上无余罪，十不善业邪见重”，此义极是。**

十不善业中，以业的自性，身语之业前前重于后后，比如杀生比偷盗重，偷盗比邪淫重，因此是以杀生罪大；意业中后后重于前前，邪见比害心重，害心比贪心重，因此以邪见罪大。那么，现在要关注的就是最大的两个罪业，譬如说“杀生之上无余罪，十不善业邪见重”，就是指这两件事。

二、广说　分二：（一）杀生；（二）邪见

（一）杀生　分二：1、总明业报重相；2、别明尤为深重门

1、总明业报重相

**除地狱有情之外，无有不畏惧死的，再者，丝毫也无有较自己生命更为爱重的，因此，杀戮有情的命罪过尤重。**

为什么杀生罪尤其重呢？这里说到了两个理由：第一、除了地狱有情之外，任何众生都无不畏惧死亡；第二、任何众生丝毫也没有比爱惜自己的命更爱重的了，所以断他的命，罪相当重。

地狱有情，如八热地狱等中所说万死万生，由于受的苦太重，只是在死后的晕厥时，似乎苦有所停息，因而他对于死没有什么畏惧，或者很爱那种命。其他的有情，像饿鬼、旁生等，的确没有不怕死的，他就是执著他的命根要一直存在。譬如，饿鬼要被杀等的时候，他也是很怕死的，旁生要遭杀的时候，也是无比畏惧的。这是第一点。

第二点，从爱重程度来说，比爱自己的命更爱重的一点点都没有。就是说，假使有逃命的机会，他一定会选择逃命的。所谓的要保身体的支分就可以弃财，比如花多少万块钱去治病；为了保命可以断肢，因此命是最爱重的。

以这个原因，也就是有情对于死的畏惧、对于命的保爱到了极度的原因，那么不是侵夺他的财产、儿女、名位、身肢等等，而是要断掉他的命，那他是非常不愿意的，因此，这在损恼有情上面达到了极度，因而罪过深重。

**而果当然也就极大，仅仅杀一个有情的生命，也需要偿还五百生。而且，《念处经》中说：“仅杀一个有情的性命，也需要在一个中劫当中住于地狱。”**

接着进一步要认识，由于断命的罪大的原因，果报也就十分地深重，这里说到等流果和异熟果两方面。

先是等流果，这里指领受等流，也就是杀了命就要偿命，而且因果律的加倍，使得断一个有情的命需要酬偿五百生。也就是以天律的报应，将来会在五百生当中被杀。异熟果报十分地深重，《念处经》里讲到，断了一个有情的命，都需要在一个中劫那么漫长的时间里，住在地狱里接受业果的惩罚。何况断了许多有情的命，当然罪报更加深重。

2、别明尤为深重门　分二：（1）总明；（2）别明

（1）总明

**在诸多的杀业当中，如果以建三宝所依及行善等为借口而杀生等，造罪业的话尤为严重。**

《瑜伽师地论•本地分》里说，由六相造业犹为深重。其中一相指由事故造业深重，也就是，于佛、法、僧、诸尊众所等，稍作损恼或稍作利益，都形成极大的业力。这里就是讲这个方面。普贤上师说，以建造三宝所依和行善等为借口杀生的话，造罪犹为深重。“等”字当然包括其他的业，譬如不与取、妄语等等。

以下举两个方面的例子来说明：

（2）别明　分二：1）借口建三宝所依而杀生；2）借口行善而杀生

1）借口建三宝所依而杀生

**帕当巴亲口曾说：“由罪业造三宝依，后世前途为风吹。”**

帕当巴尊者曾经亲口说：以罪苦来建造三宝所依，他后世的前程就像被风吹走一样，也就不忍言说了，没有未来的前途了。

“罪业”或“罪苦”是指这个人很苦，专门造罪。他有一种业果愚，不晓得以三宝所依为境缘来造罪，就会结成非常大的罪业。那么这样的人，由于罪太大了，后世的前途就不可想像。他后世将如何呢？人天的善趣有吗？根本见不到的，会沉在三恶趣里百千万亿年受着大苦，这叫“后世前途为风吹”。

“三宝所依”即是住持三宝。也就是，真实的佛宝、法宝、僧宝都是出世间的境界，凡夫难以见到。比如难见报身佛，难见登地圣者，难以见到真实的道谛和灭谛的法。那么在此世间，要有住持三宝来作为所依，使得人们有所归依，它就是三宝的代表，或者真实的佛宝也住在佛像上等等。那么像这样的三宝所依是很重的境，假使以罪苦，比如杀生、偷盗等，作各种的罪，这样得到的钱，认为要修一些福、消一些罪，然后以这样罪恶的经营换取的钱财，来造佛像等等，或者以这样的盈利之心，来贩卖法宝等等，这样的话，他的后世就像被风吹掉一样。

那么这里针对杀生来讲，就是他很愚痴，不晓得杀生的罪很大，但是他还知道建三宝所依有很大的功德，因此他杀掉几头牛得到了几万块钱，然后就放到庙里去建佛像等等，那么像这样就造罪严重了。或者他去经商，用各种欺诳的手段来换取钱财，比如一次狡诈的经商营利几百万。那么他想：因为我要去造佛像、去建庙等，所以我要做这笔大的生意。实际上，这个就是缘着三宝的境去造不与取的罪，还说是为了建三宝所依等等，那么这样就造下了很大的罪。

2）借口行善而杀生

**如是自己认为是在作善法后，迎请上师们到自己家里，对僧众等屠杀有情供血肉的话，施主、福田二者都将染上杀生的过罪，并且，施主作了供食，也对他成了不净的布施，而于供养境也成为邪命，罪是比善更为大的。**

第二个举例，就是以行善为借口杀生等等，这也是造作很大的罪。这里举个例子来说，按过去藏人的情形，就会想：这回我要供上师、供僧众，作一个大的善法。为此他就杀一些牛羊等，这实际是很大的罪。比如他把上师们请到家里，然后对僧众也要行供，这个时候他就认为：“现在来了嘛，那就得杀一头牛，这样用刚杀的、好的血肉来供养是很好的。”那么他在那一天里，就把自家的牛拉出去宰了，做了处理之后，以新鲜的血肉来作供养。那么这件事情就使得施主和福田两方面，都染上了杀生的过罪。而且，施主以杀生来供了食品，这就成为不净的布施；而福田去受用所杀有情的血肉，就成了邪命，因此，就善、罪两方面比较来说，罪比善还大。

**除了能做到杀后立即复活之外，稍隔一点时间就无有不被杀生罪业所染的，因此，上师们也对其寿命及所作事业决定有损害，因此，除去能牵引其识入于极乐刹土外，此上需尽力避忌杀生罪染。**

这里要关注杀生的业相，缘起上不要愚昧。先要知道，什么时候不被杀生罪染，什么时候被杀生罪染。所谓的“杀生”，就是断了有情的命根，构成这种性质就已经结了杀生的罪。因此说，要么你能够随杀随活，刚刚杀的时候，当时就能复活它，这样就不构成断命的罪。除此之外，假使已经过了一分钟，下至过一秒钟，那也叫做“断有情命根”，在法界的缘起律上，已经构成了杀生的罪，既然有了罪，那就会染在相续上。因此就是讲，除了随杀随活，不隔第二刹那的这种情况之外，此外隔一点点时间在内的，全数没有不被杀生罪业所染的。

以这个缘故就要知道，如果请上师们来应供，活杀牛羊等等，那上师们也入了这个“罪业股份公司”，既然入了股，那罪业就要分在他身上。而杀生的罪，就是以损命来作酬偿的，因此在报应上，就会有损上师们的寿命。接着，杀生就是损恼有情，反过来以这种罪业的力量，就会损到上师们所作的事业。

这样懂了之后，再进一步就非常明确了。除开你有本事，能够把所杀有情的心识引到极乐净土之外，此外没有不被杀生罪所染的，因此，要尽可能地避忌杀生的罪染。就像我们到一个传染病的高发区，就要知道这个是要避忌的。如果进入到那个区域里接触空气，或者乱吃某些食物的话，你不知忌讳，那当然那个毒素马上就染在身上了，要损害机体的。同样地，如果不避忌杀生，一旦牵涉到这上面，罪业就会染在自身上，造成短命，损坏事业，出现各种的违缘，或者来世堕落恶趣等等。因此，要像防传染病毒那样，尽量地避忌杀生。

（二）邪见　分二：1、刹那生起之过患；2、相续染著之过患

1、刹那生起之过患

**再者邪见，相续里仅刹那生起，也将成为断舍一切律仪，不入内道之数，及尚不属于闲暇之身。**

这一段宣说了刹那生起邪见的三种过患：一、舍一切律仪；二、不入佛徒数；三、不成有暇身。

三者联系起来讲。这里指的是一切邪见中为罪最重的邪见，也就是不相信有善行恶行、苦报乐报等等，或者不信有解脱、三宝等等。那么这样的大邪见，一旦在相续中一刹那生起的时候，已经失去了归依。因为诸佛宣说的最基本的法道，就是建立在因果上面，断恶行善，当已经不相信一分因果的时候，连一分法道也不能趣入，因此，从人天的戒行往上的所有律仪，相续中都远离了。因为心中不信、无欲，这就断舍了律仪。

再者，不入佛徒数。内佛弟子的群体，都是以归依为基本条件，由于前面的谤因果、谤解脱等的邪见刹那生起，或者说对于一切诸佛语、上师教、智者论都产生狐疑，认为不是真实的，那么以这种情形，当然就舍离归依。心上由于没有信和愿，不入在内佛弟子的行列当中。

再者，以这种大邪见，会断掉一切的行善，而且不断地随逐诸恶而行，因此即便得到了闲暇之身，也将成并非有暇。也就是说，所谓的“有暇”，是指内外因缘和合的时候，心中有行善的机会。但是，相续中发生了大邪见的时候，已经不信这一套，也不愿这么去做，因此，他的心中一点善都发不起来。而且，以这种邪见的非常大的摄持力或者作用力，他就随顺各种的恶业肆意而行。这样的话，当然在他的相续中，连一刹那发生一个善心善行的机会都几乎是不见的。因此，这样的身活在世上，他就成为一个完全没有法的身，也就是一个无暇的身了。八无暇中说到的邪见，就好比是深度的精神病，他就成了一种非常可怜的身份，根本上是一种大的障难，因此成了无暇。

2、相续染著之过患

**而且，相续为邪见所染之后，行了善也不趣往解脱的道，造了罪也无有忏悔的境。**

这里说到两个方面：一、行善不趣解脱道；二、造恶无有忏悔境。

“相续”，指身心相续。也就是在世俗的现象里，并没有所谓的常和断，“常”，就是一直保持不变，“断”，就是一断永无；实际是相似相续，任何一个有情，都是一刹那接一刹那不断地相续下去，这是表示这个生命的体性。如果是建立阿赖耶的宗义，那就是一直有这个阿赖耶识的相似相续，这里的“相续”代表八识田。那么，当已经发生邪见，就在这个相续中有了它的杂染分，这个杂染就是指染上了邪见，染著以后不消除的话，它就一直有作用力。这里讲了两个。

首先，就一种邪见的状况而言，染著了这个邪见以后，不相信三宝，不作归依，那么他即使在世间还作一点善，比如帮助别人，做一些好事，或者服侍病人等等，但是，由于他的心中没有归依，当然这分善就无法转到解脱道上去，他不会往解脱上走。就如同世间的善人，他们也会做一点善，然而不信三宝，不作归依，那么这样就没有往解脱道上走的机缘了。因为只有佛是开示无我的大师，佛所说的四谛的法才指示了解脱正道，以僧为助伴才往解脱道上走，因此，这样的人由无归依故，绝对不可能入到无我为主的解脱道上。那么世上有很多这样的善人，但是不会得解脱，还要继续轮回。这是由于某种邪见染著，对于佛教或三宝充满狐疑或者不信，那么无论做多少善，也不会趣往解脱道。

再者，造了罪也没有忏悔的境缘，以不信三宝的缘故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也不会一心请三宝证明，请三宝加被，在三宝面前发露陈词等等，因而无有忏悔之境。

思考题

1、邪见总的有哪两类？具体解释其体相。

2、（1）十不善业中哪种业最重？

（2）杀生罪业深重的原因是什么？其果报如何？

（3）杀生中哪两种情况罪业尤为深重？具体说明此情形。

（4）刹那生起邪见有哪些过患？自相续被邪见染著有哪些过患？